

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 人类学家与艺术家对话录

主 编 方李莉
副主编 李修建 王永健



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

人类学家与艺术家对话录

主 编 方李莉

副主编 李修建 王永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家与人类学家对话录/方李莉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039-5749-9

I. ①艺… II. ①方… III. ①艺术—影响—乡村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4802号

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家与人类学家对话录

主 编 方李莉

副 主 编 李修建 王永健

责任编辑 叶茹飞

书籍设计 赵 鑫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信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18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749-9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编委会名单

主 任：连 辑

委 员：于长江 方李莉 王建民 色 音 刘 霞

李心峰 张 航 赵旭东 纳日碧力戈

（以姓氏笔画为序）

“北戴河艺术论坛”参与机构名单

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承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宋庄树美术馆

支持单位：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秦皇岛市委农工委、北戴河区委、
北戴河人民政府、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研究中心

导 言

开场白·人类学家与艺术家的首次联盟

第一单元：艺术参与社会建构

梁克刚：艺术与乡建 / 053

方李莉：艺术参与社会建构时代的来临 / 063

朱乐耕：当代陶艺在公共空间中的应用和表达 / 074

胡介报：艺术成就宋庄 / 082

黄 薇：忙时种田 闲时考古

——一座景德镇宋代陶瓷文化村落的营造 / 089

评议与讨论 / 095

第二单元：以艺术的力量复兴乡村

榎木野衣：ART 如何复兴了濑户群岛：以丰岛为例 / 105

张 原：地方感的拟真

——基于当代中国行动艺术的人类学思考 / 110

方李莉：艺术如何激活乡村重建

——以北戴河艺术村落为例 / 118

张 航：艺术是乡村的灵魂：北戴河乡建实验 / 124

彭志华：艺术设计力量对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

——从“梦里故乡，老家莫沟”设计案例谈起 / 129

评议与讨论 / 135

第三单元：遗产资源与乡村重建

牛 波：终南山——乡村文化的故乡 / 141

孟凡行：乡村“社会终端”的变革

——兼论“遗产资源化”视域下的凤翔彩绘泥塑 / 147

郭金良：场域与再造：老鸦滩的瓷板画艺术家们 / 159

荣树云：社会转型期传统手工艺的复兴

——以山东杨家埠木版年画传承与发展为例 / 167

评议与讨论 / 175

第四单元：艺术介入乡村的基本立场

王建民：乡村建设需要艺术家与学者的共同参与 / 183

何继宁：乡村建设要让人有体面的生活 / 187

胡介报：艺术参与乡村建设，当地百姓是主体 / 190

许晓明：介入乡村建设的基本立场 / 193

评议与讨论 / 195

第五单元：来自人类学的人文关怀与实践

色 音：人类学的人文关怀及其实践价值 / 209

杨晓华：文化价值的变迁与艺术的功能 / 213

评议与讨论 / 218

第六单元：跨界互动促进良性发展

李修建：促进跨界互动，形成学术共同体 / 223

王永健：广泛借鉴世界经验，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 226

于长江：“互为主体性”

——艺术家与乡民的一种互动模式 / 230

李心峰：艺术参与乡村建设是个值得深入推进的话题 / 236

赵启伟：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与目标 / 239

评议与讨论 / 244

会议总结

连 辑：论艺术与美丽乡村建设 / 253

附 录

附录一 何继宁：设立“美丽乡村发展公益基金” / 275

附录二 孙晓东：闭幕致辞 / 276

附录三 北戴河艺术论坛共识 / 278

后 记

导 言

2016年8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和树美术馆承办的“艺术介入社会:美丽乡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这次研讨会共有30余位来自人类学、艺术学等不同学界的学者、艺术家参与,此次会议是基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教育、艺术科研、艺术创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智库”五个工作重点中的“国家智库”展开的。“美丽乡村建设”可以说是目前我国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如何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如何让中国的乡村在这样的时代重新得到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华文明的复兴和崛起,还关系到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是国家重要的有关文化和艺术的研究机构,为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搭建起了这样一个以人类学家和艺术家为主体的讨论平台,共同讨论这一重大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连辑院长非常重视这次会议,不仅在参加了会议、听取了学者们的发言,还以“论艺术与美丽乡村建设”为题,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高屋建瓴的学术报告。他的学术报告共分为四个部分、六个重点,在第六个重点中他提出:“我们一定要向社会呼吁,不能因为城镇化而把乡村改造成城镇。”他的这一系列观点非常重要,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认可,详细的内

容读者可以在本书中进一步阅读，笔者也会在后面的章节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述。连院长在发言中还对本次会议的内容和形式加以了肯定和支持，他说：“论坛承袭了费孝通先生从事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从实地调查、实际案例出发来讨论问题，非常有价值。”他的发言给这次学术研讨做了重要的总结，也为下一次的会议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考。

一、论坛产生的背景与讨论的方式

此次会议主题的倡导单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和宋庄树美术馆，这两个部门缘何共同关心起了这样一个话题？背后是有故事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就致力在乡村和城市做艺术田野考察，曾承接并完成过国家重大项目“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国家重点项目“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前后花了八年的时间，足迹踏遍西部的许多乡村及少数民族地区，目睹了城市化以后乡村的凋敝状况，写下了70多份报告和多本专著；以上课题结束后，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又参与了台湾蒋经国基金会资助的大型国际研究项目“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民间社会研究”，承担了其中的一个子课题“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艺与社会发展”，进入到传统的手工艺城市——景德镇做考察，对景德镇陶瓷手工艺的复兴做了深入的研究。此外，受文化部国家当代艺术中心的委托，笔者带领学生们考察了北京798艺术区和宋庄，先后完成了四本博士论文；近两年，又承接了国家重点课题“社会转型中的工艺美术发展”，研究手工艺的复

兴问题，艺术人类学研究所里的同事联合外所的课题组成员一起，分别对景德镇瓷器、宜兴陶器、佛山香云纱、潍坊风筝、镇湖刺绣、莆田红木家具、云南金银器、北京雕漆等 12 个地区的手工艺复兴状况进行了考察。通过实地考察，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地方有艺术家的聚集、有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什么地方就充满着生机，并能得到蓬勃发展。

如北京 798 艺术区本来是一座废弃的旧工厂，由于艺术家的进驻成为了北京市的文化高地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位于北京城乡交接处的宋庄是一个农业大镇，当初的状态是大面积的农村企业倒闭，大量的工业厂房闲置，大量的农民进城留下的荒芜的村庄，由于大量艺术家们的进驻，这个地方成为了世界知名的艺术区。景德镇本来是一个落后的传统陶瓷手工艺城市，近年来大量的国内外艺术家和各美术院校的毕业生来到这里，与当地工匠合作，不仅改变了当地的文化景观，还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现在这座城市有几千家陶瓷手工艺作坊，12 万陶瓷手艺人。还有在苏州镇湖周边聚集了 8 万绣娘，在宜兴聚集了 10 万陶工，在莆田有几千家木工作坊、13 万名做家具的手艺人等等。通过考察我们看到，一方面是艺术家们的聚集改变了地方的文化生态和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出现了艺术家或考古学家，有意识地用艺术或传统文化资源介入乡村建设，改变了村民的自我意识，改变了村庄的文化环境，进而推动了乡村的经济发展。

这些现象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艺术家聚集到什么地方，就能让什么地方化腐朽为神奇？而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大都是废弃了的工厂和疏离化了的乡村，都是被闲置的资源在艺术家手里得到了

再利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手工艺的复兴也能带动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在人类学视野下，手工艺属于传统艺术的范畴）。这些现象是一些偶然现象还是预示着社会正在发生转型，而艺术体现的是一种新的文化的可视性形式？如果是后者的话，其关乎的不仅是艺术，也不仅是文化，还有社会未来发展的某些趋势的显象表现以及启示。

于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决定要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来讨论这一文化现象。而我们的合作者——宋庄树美术馆是宋庄最大的一家民营美术馆，曾经做过许多具有影响力的美术活动，近年来开始关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问题，当然其不仅是关注，而是真正地进入。目前，树美术馆正率领团队奔走在各乡镇重建的项目中。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与树美术馆的合作，不仅是两个机构的合作，也是两个界别的合作，我们代表的是人类学界，当然我们是艺术人类学，是艺术学和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他们代表的是艺术界和艺术设计界。

其实讨论这样巨大的命题仅仅靠人类学、艺术学界的学者、艺术家远远不够，还应该来自更广泛的不同界别的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一起来思考这一问题。但由于我们两家发起者的特点和局限，这次来参加研讨会的主要是人类学学者、艺术学学者、策展人、艺术家、设计师，当然也有个别的政府领导、乡村建设的实践者。来参加会议的学者和艺术家，有的是正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有的是参与相关建设的具体实践者，他们带来了自己正在实践或正在研究的案例，希望能以事实来参与问题的讨论。

正因为这是一项巨大的新型社会实践工作，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的学术问题，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讨论方式，即打破了通常的研讨会宣读论文的模式，而把案例介绍和案例参观放在前面，然后再以不同案例为主题，进行圆桌讨论。这本集子就是由会议中的案例介绍和对话录所组成的，没有正式的论文。我们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方式，是因为我们不想用书斋式的学究态度把一个重要的问题圈在一个小小的学科范围内来讨论，阅读者只限于圈子里的一个小群体；而是希望将其开放给整个社会，让大家来共同关注这一问题。相较于论文而言，对话录更具有可读性，观点更鲜明，更有相互之间的交锋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有参与感。

现在会议开完了，集子也出来了，笔者在编辑这本集子的过程中，就这些讨论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在此将这些思考写出来供大家分享。

二、乡村重建：中国的百年之痛

这次会议召开之初，我们并没有想专门讨论乡村的问题，但最后大家还是把焦点集中到了乡村建设的问题上，说明乡村问题是学者们最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最大的问题。因此，有人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村问题，只有解决好了农村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才是走向了真正的进步。

在这里，笔者之所以说乡村重建是中国的百年之痛，是因为这一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摆在我们面前的，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出现了。这一问题引起了当时知识分子们的极大关注，他们不仅是讨论这一问题，还亲自去实践、去参与当时的乡村建设，就像是今天的我们。

只是当时这些参与者、倡导者大多数是社会学家、文化学者、教育学者，而我们是人类学者和艺术家。参与的群体不同，切入点也不一样，这既是一种偶然现象，也是一种时代的必然现象，这也是笔者在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在这里，笔者想把读者们带回到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看看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关注乡村建设，又是用什么方式来改变当时的乡村建设的，为什么最终没有成功？

当我们回到 19 世纪末，看到的是面临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危机，其中最大的危机就是中国农村的破产。说到底，就是伴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乡村社会急剧衰退的一种危机，这一危机并不仅仅是经济的破产，而是文化社会的整体衰败。

面对急剧的乡村衰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里出现了三个派别：重农派，重工派，第三条道路：农村工业化道路。^①重农派的观点是要先稳固农业，才能发展工业，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经营能力，倡导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打成一片，复兴农村。重工派则是提倡顺应世界潮流，以发展来解决农村过剩的人口。第三条农村工业化道路，主要是解决严重的农民离乡问题。这一派人意识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农村破产问题，不仅是中国所遭遇到的，也是全世界所遭遇的一种普遍

① 池子华：《民国时期乡村危机与应对方略：路径探索与现实关怀》，《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现象。如 18 世纪西欧农村破产就是当时产业革命带来的产物^①，还有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农业危机呈现持续走高态势^②等。

在近代史上，以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为导向的历史发展，无一不是以牺牲乡村为前提的。是乡村加速度的崩溃，促成了城市的发展。因此，当时有人提出来，保护中小农业，留存农村共同社会的精神，使其不致重蹈欧美资本主义覆辙。而当时在农村做考察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在西洋的机器文明中“人和机器之间并没有完善的调适”^③。因此，他也提出来：“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④学者张培刚认为：工业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提倡农村工业化，尤其是把农村工业当成是走向工业化的过渡的方法，自然是倒行逆施^⑤，当时提倡的农村工业就是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有学者认为“这好比是独轮车与火车竞赛”^⑥，失败是必然的。

提倡乡村建设的是“重农派”，这一派的知识分子是以梁漱溟、晏阳初、杨开道等学者为代表，其中以梁漱溟、晏阳初的影响最大。他们的理论，时至今日仍然可以激起我们的许多思考，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梁漱溟当时的观点是，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三种路径样法”，就其精神而言，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意欲自为、

① 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上海书店 1990 年版，第 2 页。

② 日本农林省米谷局编，曹沈思等译：《世界各国粮食之政策》，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41 页。

③ 吕文浩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费孝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9 页。

④ 《本社成立宣言》，《农村》第一卷第一期，1933 年 11 月 5 日，第 91 页。

⑤⑥ 池子华：《民国时期乡村危机与应对方略：路径探索与现实关怀》，《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调和、持中”，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印度文化固然不能学，西洋文化同样也不能学，因为它处于人类文化的第一路向上，重在解决“生存问题”。但是生存问题逝去后，人类将从“对物质问题之时代转入人对人问题之时代，此时人类文化要有一次根本的变革：由第一路向改为第二路向，亦由西洋态度改为中国态度”。因此，中国文化“是为人类所不能废的”。^①今天看来，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很有自信的。正因为如此，梁漱溟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只有走自己的路，即创造性地转换中国文化。具体地说，就是“批评的把中国原来的文化态度重新拿出来”，这个中国“原来的态度”就是近代以前中国人原有的物质生活方式，尤其是精神生活方式，而乡村就是这个“中国文化有型的根”。^②因此，梁漱溟断言：“求中国国家之生命必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之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③

所以其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从旧文化建设出一个新文化来”，“故所谓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可云是一种建国运动”。^④这样的目标可谓是大目标，他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可以从日常生活开始。也就是从“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法”开始。在梁漱溟看来，人类的文化就是在“过日子的方法”中形成的。只有通过更新中国人过日子的方法，才能从“旧文化转变出一

①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3至494页。

②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4页。

③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页。

④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